



艳阳天

一步一步，把周从心推上舞台；是燕阳，她叫艳阳，艳阳天。她跟从心一样，是个混血儿，也是个孤儿，可太阳从未照到她身上。

亦舒作品集（第二辑）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亦舒作品集. 第2辑 / (加) 亦舒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1.12

ISBN 7-104-01461-6

I. 亦... II. 亦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6984 号

亦舒作品集 (第二辑)

作 者: 亦 舒

责任编辑: 周育英

装帧设计: 飞 林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(北京海淀区大钟东南村甲 81 号)

联系电话: 010-62127285

印 刷: 番禺官桥彩色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90 字数 180 万字

版 次: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5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104-01461-6/I·596

定 价: 147.00 元 (全套 15 册)

(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)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承印厂联系。)

亦舒作品集(第二辑)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天上所有的星
这双手虽然小
艳阳天
印度墨
寂寞的心俱乐部
幽灵吉卜赛
蝉
只有眼睛最真
要多美丽就多美丽
小人儿
老房子
一个女人两张床
故园
如果墙会说话
不羁的风

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（卫斯理）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，后定居加拿大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的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周从心在天井洗好衣服，晾起，一抬头，发觉已近黄昏，太阳仍然毒得很，如果不打伞，一下子晒起红印。

一排村屋已经残旧，一则没有资金修理，再说，屋主都在等地产商来收购土地重建。

城市边沿渐渐扩张，乡村农地都改建高楼大厦，地平线远处，已不是山坳，再也看不见日出日落，而是一层层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。

空气混浊，烟雾笼罩，远处的城市，像神话中魔宫，十分诡秘突兀。

从心呆呆地眺望。

她从来没去过那边，听年轻的姐妹们说，真是五光十色，什么都有，她们回来时都烫了头发，有的还染成金黄，穿着时装，满口袋钞票，买回各种电器赠送家人。

从心最穷，因为信义婆不让她到城里找工作。

这时，信义婆站在门口说：“好进来了，傻瓜似站在太阳底下晒，干什么？”

从心把大塑胶盆搬进屋里去。

· 艳阳天 ·

信义婆问她：“在想心事？”

从心答：“光在家里吃，不是办法。”

“你想怎么样，跟着秋照与春萍她们出去？”

从心不出声。

信义婆年纪其实不大，但自从丈夫周信义去世后，不到一年，全头白发，远看，真像老婆婆，人家就叫她信义婆。

从心自小知道自己的身世。

她同信义婆一点血缘也没有。

从心是一名弃婴。

一日清晨，信义婆上路去市集，经过一株老槐树，看见野狗在嗅一个包裹，布包里传出婴儿哭泣声。

她心中有数，本来打算走过算数，但忽然之间，包里蠕动一下，露出一只小小拳头。

啊，眼不见为净，现在看见了，无论如何不忍心，她走近，蹲下，轻轻掀开布包，看到洋娃娃般一张小脸。

她将婴儿抱了回家，非法领养。

老远托人买了奶粉回来，赶着缝制小衣服，长到几岁，又送她到乡村小学认字。

从心长得很特别，皮肤雪白，鼻子高挺，他们叫她小外国人，渐渐知道，她也许是个混血儿。

从心十分听话，从来不叫信义婆生气，担起家中一切杂务，邻居都说：“信义你好心有好报。”

可是，信义婆心中明白，从心人大心大，以

后，势必不会安份守己。

还能把她与世隔绝多久呢，城里的引诱像潮汐般涌入，夏景与冬珊与从心一起长大，早已离家，偶然回来，给小友讲天方夜谭，从心听得津津有味。

有电视机的人家晚上收看歌舞节目，主持人统统穿得像西游记中的蜘蛛精……世界早就不一样了。

隔壁的寿安嫂忽然走过来，“从心，你在这里？找你呢。”

从心尊敬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有一份差使，不知你做不做，酬劳相当高。”

信义婆代从心问：“做什么？”

“村头有一个病人，需要人服侍。”

信义婆自有智慧，一听，这两句话里不知有多少漏洞。

“病人是男是女，多大年纪？”

“是女子，廿多岁。”

“什么病？”姜是老的辣。

寿安嫂踌躇一刻，“肺病。”

“那会传染，从心不去。”

“她出高价。”

信义婆说：“那寿安嫂你自己为什么不去。”

“我有两个小的，走不开，不然我才不怕，做半年，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统统有了，何乐而不为，我去帮了她三天，她都付我三百。”

· 艳阳天 ·

“一日一百？”

“就是，我想多做几天，她嫌我手脚粗。”

从心在一旁说：“我去。”

“慢着，这女子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不知道，从前没见过，租了雷家房子住。”

“为什么无端端来乡下地方？”

“养病，贪村里空气好。”

“她干哪一行，那么有钱？”

“信义嫂你太奇怪，人家给你钱赚你还查根究底，钞票张张一样，赚不赚看你的了。”

从心又一次说：“我去。”

“这村里只走剩你一个女孩，你跟我去看看吧。”

信义婆无奈，“从心，你自己当心。”

寿安嫂笑，“就你们一家还用手洗衣裳。”

从心只得腼腆地笑。

她跟着寿安嫂出去，走出门，已看到一天橘红色夕阳。

寿安嫂轻轻说：“信义婆四处欠债，替她还清这一两千，兼替房子修补屋顶，也是好的。”

从心答：“是。”

一样的村屋，雷家那间粉刷过了，看上去干净得多。

推开门，只见室内也整洁。

寿安嫂扬声：“我带了人来。”

里边没有回应。

寿安嫂说：“从心，你负责打扫洗衣煮饭，都是你做惯做熟，没有问题吧。”

这时，房内轻轻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叫从心。”寿安嫂回答。

“进来。”

寿安嫂说：“进去吧，别怕，是个病人，力气没你大。”

从心点点头。

她掀开竹帘进房。

只见大卧室里挂着雪白的新帐子，有人躺在床上，看见她，十分诧异。

“噢，”她轻轻说：“你也是混血儿。”

也是？

她揭起纱帐，从心看到了一张苍白瘦削的面孔。

虽然满脸病容，但是五官仍然秀丽，一把长黑发，与从心非常相似。

她怔怔地看着从心，“你与我长得真像。”

从心只是陪笑。

“你父母哪一方是外国人？”

从心逼不得已答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是弃婴。”

“呵，那么，生父是洋人。”

从心不语。

她挪动身体，“有件事，想麻烦你。”

“你说吧。”

“请你替我搔搔背脊。”

从心还以为是什么艰巨的任务，一听是这个，不由得答：“当然可以。”

从心掀开病人的衬衫，用毛巾裹着手，替她轻轻搔背脊，她不住喊舒服。

背上没有一两肉，脊椎骨一节一节可以数得出来。

而且，病人身上有味道。

“我帮你洗头。”

“好极了。”

从心小心翼翼帮她清洁，病人身体瘦削，一把可以掀起，从心已经把她背了好几回。

她侍候她吃面，站在她身后不出声。

“你很会干活，留下来吧。”

从心点头。

病人自我介绍：“我姓燕，我的名字叫燕阳。”

从心静静聆听。

“在某一个年代，人人的名字都需朝着太阳，要不，就又红又专，燕阳，就是艳阳的意思，母亲希望我的生命，像一个艳阳天。”

她忽然自嘲地笑了。

“你看我们华人，连一个名字，都善祝善祷，太苦了，什么都殷切盼望转机，外国人可没有这种习惯，人家叫铁芬妮、玛丽、贝华莉、米兰达，一点涵意也无……”忽然问：“你可会英文？”

从心摇摇头。

“我教你。”

从心刚在欢喜，又听得她说：“从今日起，我只与你讲英文，你不懂也得懂，很快会讲会答。”

从心倒抽一口冷气。

这女人真怪，她说的话别人不大听得懂，却会讲外语，已经病重，居然还有闲情教英文。

她说：“我累了，你在外边睡，陪我，别走。”

从心说：“我回去同婆婆说一声。”

“寿安嫂会去说，关门吧。”

从心去掩门，离远，高楼大厦灯色已经亮起，闪烁美丽，像在招引年轻飞蛾的魂魄。

燕阳在她身后呢喃了一句英语，从心知道她的意思，她似在说：“多少人想朝那方向飞过去。”

临睡前，她点燃一支线香，奇异的甜香沁人心脾，使从心很快堕入梦乡。

她从来没有睡得那样好，直至燕阳唤她。

天已经蒙蒙亮，淡淡一个人影，站在她对面，叫她服侍她梳洗。

从心这才发觉，病人身上气味来自呼吸，五脏六腑大概都坏了。

燕阳说：“把药拿过来。”

她有一只盒子，里边分十多格，放着不同形状颜色的西药丸。

替她梳头的时候，头发一蓬蓬落下。

从心暗暗心惊，这是肺病吗，好像不似。

从心把她放在藤椅上，端到门前，让她晒太阳，顺手在天井洒一把米，好让麻雀来啄食。

· 艳阳天 ·

燕阳静静看着小鸟跳跃，嘴角似笑非笑，照说，病得那么厉害，应该痛苦才是，但是从心看出她的心境异常平和。

像是在说：回到家来了，一切不用怕，终于到了家了。

她有一只小小录音机，播放不知名的外国音乐，从心只觉乐声如泣如诉，叫人忍不住侧耳聆听。

燕阳看着她笑了。

她俩相处得很好。

从心什么都肯做：脏的、重的、琐碎的，来回跑市集找鲜口食物，半夜起来给病人吃药。

燕阳每星期付她一次酬劳，从心迅速替信义婆还清债项。

信义婆讪讪接过钱说：“你瘦了从心。”

从心答：“也算不停手。”

“难服侍吗？”

“人很好，很客气。”

“听说，她已经垂危。”

“有时精神还好，话也颇多。”

“难为你了，从心。”

“没有的事，她孑然一人，很可怜，即使没有厚酬，也应该帮她。”

“一个亲人也没有？”

从心摇摇头，“从没收过信，也无人探访。”

“她不是我们这里的人，不知从哪里来。”

从心说：“她从美国纽约来。”

“她告诉你？”

从心点点头。

那天，从心回到燕阳处，看见门外有两个公安在说话。

从心连忙赶上去。

只听得一人礼貌地说：“这位女士，有病该进医院，国家医疗设施十分先进，一则可获得照顾，二则避免传染。”

门内没有回应。

从心发觉是乡公所的熟人，立刻笑说：“洪大哥，鲁大哥，你们怎么在这里。”

这两人本来可以做从心的叔伯，所以一听大哥两字，立刻舒畅无比，整个人松懈。

“噢，小从心，你在这里做工？”

从心自菜篮取出梨子，恭敬递上，满面笑容：“我在这里帮佣。”

“你东家患哪种传染病？”

从心低声答：“的确有病，却不会传染，是癌症，已在康复中，不希望被骚扰，才回乡休养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一定有好事之徒，传得如此不堪。”

“你在她身边有多久？”

“两个多月了。”

从心一张脸红粉绯绯，十分健康，大叔们乐得去忙别的事。

他们走了。

从心推门进屋。

她看见燕阳靠在椅子上，目光有点惊疑。

“对不起，”从心扶起她，“我来迟了。”

燕阳恢复镇定，她缓缓吁口气，“全靠你。”

“我乱说话，请原谅。”

“不，你讲得根好，我的病，比癌症可怕得多，不过你说得对，这病并不随便传染。”

燕阳的脸，瘦得已现骷髅之形，看上去有点可怕。

那晚，从心替她抹身，发觉她背上冒出一个个拇指大紫血泡，随时会得溃烂。

燕阳乏力地叹息一声，“我末日已近。”

从心心酸，轻轻替她穿好衣裳。

“不久之前，我同你一样，有光洁皮肤，滚圆手臂。”

从心忍不住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“我爱错了一个人。”语气中却一点恨意也没有。

“是他把病传给你？”

燕阳抬起头，“你已知道这是什么病？”

从心点点头。

“呵，乡下人也有常识。”

“你放心休养，想吃什么，告诉我。”

“昨天你做的虾仁云吞，好吃极了。”

“那很容易。”

“谢谢你，从心，你是一个小天使。”

燕阳乏力，握着从心的手松脱。

手指似皮包骨，关节凸出，像鸡爪。

她模样一日比一日可怕。

从心却与她越来越投契。

从来没有一个人与她说那么多心事，回答她那么多问题，而且，身世如此相似。

渐渐，燕阳不能进食，呕吐频频，只吃流质。

“燕姐，我送你进医院。”

她摇头，“我愿平静在家中安息。”

“或许——”

“不，生命那样吃苦，我不介意。”

有时，燕阳不住讲英语，从心只能测度她心意，不过，也听熟了那音韵，陪她聊天，是每天主要工作。

“请告诉我，纽约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。”

她微笑，“一个极度丑陋罪恶的城市。”

“啊。”从心战栗。

“也是绝对美丽包涵的城市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它的坏比全世界坏，它的好又比全世界好，它是最奇妙的都会。”

从心鼓起勇气问：“同香港一样吗？”

她缓缓摇头，“略不同，将来你自己会体会到。”

“我，”从心笑，“我能去哪里。”

· 艳阳天 ·

“别小觑自己。”

从心不出声。

“你愿意出去吗？”

从心答：“村里年轻人，只走剩我一人，略有能力的都往外跑，寻求更好生活，打我们祖先起，凡是沿海居民，都冒险飘洋过海。”

燕阳声音很低，“跟我一样。”

“燕姐，把你的遭遇告诉我。”

燕阳抬起头，想一想，像是准备说出来，但是随即又摇摇头，“我的见闻，与一般找出身的穷女并无不同。”

“吃亏吗？”

燕阳凄惶的牵牵嘴角。

“可是受尽委屈流血流汗？”

“你都猜对了。”

从心打一个冷颤。

“那么，一辈子守着婆婆，不要离开乡村。”

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在门外叫：“从心，从心，你在吗？”

从心一听，是夏景的声音。

“小朋友找你？你去一会好了。”

在门口，从心一把拉住夏景的手。

她打扮得十分别致，染了一角黄发，银红胭脂，穿毛毛大翻领外套，喇叭裤，高底靴。

夏景在从心面前转一个圈，“好不好看？”

从心由衷地说：“难看死了。”